

唐人軼事彙編

周勛初

主編

嚴杰

武秀成

姚松

編

編



唐人軼事彙編

四

周勛初 主編
嚴杰 武秀成 姚松 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唐人軼事彙編卷三十

吳融

1 錢尚父始殺董昌，奄有兩浙，得行其志，士人耻之。吳侍郎，越州蕭山縣人。舉進士，場中甚有聲采，屢遭維繫，不遂觀光，乃脫身西上。《北夢瑣言》五。

2 吳融，廣明、中和之際，久負屈聲，雖未擢科第，同人多贊謁之如先達。有王圖，工詞賦，投卷凡旬月，融既見之，殊不言圖之臧否，但問圖曰：「更曾得盧休信否？何堅卧不起，惜哉！融所得，不如也！」休，圖之中表，長於八韻，向與子華同硯席，晚年拋廢，歸鏡中別墅。《唐摭言》五。又《廣記》一八三引。

3 羊紹素夏課有《畫狗馬難爲功賦》，其實取「畫狗馬難於畫鬼神」之意也，投表兄吳子華。子華覽之，謂紹素曰：「吾子此賦未嘉。賦題無鬼神，而賦中言鬼神。子盍爲《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》，即善矣。」紹素未及改易，子華一夕成於腹笥。有進士韋彖，池州九華人，始以賦卷謁子華。子華聞之，甚喜。彖居數日，貢一篇於子華，其破題曰：「有丹青二人：一則矜能於狗馬，一則誇妙於鬼神。」子華大奇之，遂焚所著，而紹素竟不能以己下之。其年，子華爲彖取府元。《唐摭言》五。

4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，以文筆求知，每起草先呈，皆不稱旨。吳乃祈掌武親密，俾達其誠，且曰：「某幸得齒在賓次，唯以文字受眷，雖愧荒拙，敢不著力！未聞愜當，反甚憂懼。」掌武笑曰：「吳校書誠是藝士，每有見請，自是吳家文字，非干老夫。」由是改之，果愜上公之意也。散版出官，寓於江陵。爲僧貫休撰詩序，以唐來唯元、白、休師而已。又祭陸龜蒙文，即云海內文章止魯望而已。自相矛盾，于時不免識者所譏。《北夢瑣言》四。

5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，東內反正。既御樓，內翰維吳子華先至，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，簡備精當，曾不頃刻。上大加賞激。《唐摭言》一三。《唐才子傳》九。

6 景福中，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《法華經》一千部，上待之恩渥有加，宣從約入內賜齋，面錫紫衣一副。將行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，略曰：「遠來朝鳳闕，歸去戀元侯。」時吳子華任中諫，司顏仰公之名，志在屬和，以爲從約之資。融覽之，拊掌大笑曰：「遮阿師更不要見，便把拽出得！」其承奉如此矣。《唐摭言》五。《唐詩紀事》六六。

7 見李巨川 1。

8 見李洞 1。

9、10 見盧延讓 2、3。

11 見陸龜蒙 2。

12 見崔慎由 4。

鄭谷

1 谷，字守愚，袁州人，故永州刺史之子。幼年，司空圖與刺史同院，見而奇之曰：「曾吟得丈丈詩否？」曰：「吟得。」莫有病否？」曰：「丈丈《曲江晚望》斷篇云『村南斜日閒迴首，一對鴛鴦落渡頭』，即深意矣。」司空嘆惜撫背曰：「當爲一代風騷主。」乾寧中，爲都官郎中，卒于家。《唐詩紀事》七〇。《郡閣雅談》（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四）。

2 唐鄭谷有《雪》詩云：「亂飄僧舍茶煙濕，密洒歌樓酒力微。江上晚來堪畫處，漁人披得一蓑歸。」時人多傳誦之。段贊善善畫，因採其詩意景物，圖寫之，曲盡瀟灑之思，持以贈谷。谷珍領之，復爲詩寄謝云：「贊善賢相後，家藏名畫多。留心於素繪，得意在煙波。屬興同吟詠，功成更琢磨。愛余風雪句，幽絕寫漁蓑。」（《圖畫見聞誌》五。《古今詩話》（《詩話總龜》前集二六）。《唐詩紀事》七〇。

3 谷不喜高仲武《間氣集》，而喜殷璠《河嶽英靈集》，嘗有詩云：「殷璠鑒裁《英靈集》，頗覺同才得旨深。何事後來高仲武，品題《間氣》未公心。」（《唐詩紀事》七〇）。

4 鄭谷郎中亦愛僧，用比蜀茶，乃曰：「蜀茶與僧，未必皆美，不欲舍之。」（《北夢瑣言》一〇）。

5、6 見齊己1、2。

杜荀鶴

1 杜荀鶴，第十五，字彥之，池州人。大順二年正月十日，裴贄下第八人。其年放榜日，即荀鶴生日，故王希羽贈詩云：「金榜曉懸生世日，玉書潛紀上昇時。九華山色高千尺，未必高于第八枝。」後入梁，為主客員外郎，翰林學士。懷恩思報，未幾暴卒。《南部新書》辛。《洞微志》（《詩話總龜》前集五）。

2 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，明年及第，以漆彩飾之，安几硯間，號「科名草」。《清異錄》上。

3 見梁太祖 9。

4 唐杜荀鶴嘗游梁，獻太祖詩三十章，皆易曉也，因厚遇之。洎受禪，拜翰林學士，五日而卒。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，至於掌誥，率用子弟，乃曰：「以其諳練故事，以濟緩急也。」如京兆者，一篇一詠而已，經國大手，非其所能。幸而殂逝，免貽伊耻也。制貶平曾、賈島，以其僻澀之才，無所采用。皆此類也。

《北夢瑣言》六。

5 荀鶴，杜牧之之微子也。牧之會昌末，自齊安移守秋浦，時妾有娠，出嫁長林卿士杜筠，生荀鶴，有能詩名，自號九華山人。大順初，擢第，尋授翰林學士，主客員外郎，知制誥。顧雲序其集爲《唐風集》焉。荀鶴與張曙同年進士，常以言相嘲謔，曙之他文不多見，《唐餘錄》載其《擊甌賦》一篇，其警句云：「董雙成青瑣鸞驚，啄開珠網；穆天子細韁馬駭，踏碎瓊田。」似此之類，恐非荀鶴所可擬。《唐風集》中，詩極低下，如「要知前路事，不及在家時」，「不覺裹頭成大漢，初看竹馬作兒童」之句，前輩方之《太公家教》。

惟《春宮怨》一聯云「風暖鳥聲碎，日高花影重」，爲一篇警策。而歐陽永叔《歸田錄》乃云周朴之句，不知何以云然。《藝苑雌黃》《君溪漁隱叢話》後集一五。《池陽集》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後集一六。《唐詩紀事》六五。《輿地紀勝》二二。《二老堂詩話》。《唐才子傳》九。案：杜荀鶴是古牧之微子事，後人聚訟紛紜。《四庫提要》、《一瓢詩話》等並斥此說。

6 梁朝杜舍人荀鶴爲詩愁苦，悉于教化。每於吟諷，得其至理。如《贈僧》云：「安禪不必須山水，滅得心頭火自涼。」又「利門名路兩何憑，百歲風前短燄燈。只恐爲僧心不了，爲僧心了總輸僧。」南宗睹之，傳爲心印。杜在梁朝，獻朱太祖《時世行》十首，欲令太祖省徭役、薄賦斂。是時方當征伐，不洽上意，遂不見遇，旅寄寺中。敬相公翔謂杜曰：「希先輩稍削古風，即可進身。不然者，虛老矣。」杜遂課《頌德詩》三十章以悅太祖。議者以杜雖有玉堂之拜，頓移教化之詞，壯志清名，中道而廢。《時世行》聊紀兩首，《頌德詩》不復錄之：「夫因兵死守蓬茅，麻紵裙衫鬢髮焦。桑柘廢來猶納稅，田園荒盡尚徵苗。時挑野菜和根煮，旋斫生柴帶葉燒。任是深山更深处，也應無計避征徭。」八十老翁住破村，村中牢落不堪論。因供寨木無桑柘，爲點鄉兵絕子孫。還似平寧徵賦稅，未曾州縣略安存。至今雞犬皆星散，日落西山哭倚門。」《鑒誠錄》九。

7 見張曙2、3。

8 梁園有富家子杜四郎，好接文士，愛爲詩篇，時號「杜荀鴨」，比比荀鶴。每有詩即題壁，親賓或汗漫之，即云：「三十年來塵撲面，如今始得一坵泥。」《後史補》《類說》二六。

李巨川

1 李巨川，字下已，姑臧人也，士族之鼎甲，工爲燕許體文。廣明庚子亂後，失身於人，佐興元楊守亮幕。守亮，大閹復恭養子。守亮敗，爲華帥韓建所擒。建重其才，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，名振海內。乾寧中，駕幸三峯，巨川自使下侍御史，拜工部郎中，稍遷考功郎，中諫議大夫。時建奏勒諸王放散殿，後都雪岐，下宋文通，皆巨川之謀也。上返正，轉假禮部尚書，充黃州節度判官。上至華清宮，遣使賜建御容一軸，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，其中有「彤雲似蓋以長隨，紫氣臨關而不度」。子華吟味不已，因草篇與巨川對壘。略曰：「霧開萬里，克諧披睹之心；掌拔一峯，兼助捧持之力。」天祐初，大駕幸岐，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至三峯，單騎出降。既而素忌巨川多謀，遣人害之。《唐摭言》一〇。

2 李巨川有筆述，歷舉不第。先以仕僞襄王，與唐彥謙俱貶於山南，褒帥楊守亮優待之。山南失守，隨致仕楊軍容復恭，與守亮同奔，北投太原。導行者引出華州，復恭爲韓建挫辱，極罵爲奴，以短褐蒙之，斃於枯木。守亮檻送至京，斬於獨柳樹，京城百姓莫不沾涕。此即南山一丈黑，本姓訾。黃巢時，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，人有逃黃巢而投附，皆濟之，由是人多感激也。巨川爲韓建副使。朱令公軍次於華，用張溶計，先取韓建，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。朱公謂曰：「車駕西幸，皆公所教也。」建曰：「某不識字，凡朝廷章奏、鄰道書檄，皆巨川爲之。」因斬之。識者謂韓建無行，求解怒於朱公，遂爲所賣。時人冤之。巨川有子慎儀，仕後唐爲翰林學士。唯張策本與張溶有分，攜印而降，叶溶之

謀，後仕至梁相。朱公既得韓建，以兄呼之，尋奏移許昌。梁鳳曆初，亦遇害也。《北夢瑣言》一五。

3 見溫庭筠 18。

王超

1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，推奉李茂貞，挾曹馬之勢，牋奏文檄，恣意翱翔。王蜀先主初下成都，馮涓節制判掌其奏牋，歲久轉廳，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，未甚愜旨。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，然其切露直致，易爲曉悟。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，超以一本舊族，思偶風雲，每遇飛章，言僞而辯。蜀先主愛之，以二王書題表藁示長樂公，公乃致書遜謝，倍加贊賞。其要曰：「有眼未見，有耳未聞。」蓋譏其阻兵恃強，失事君去就。王超後爲興元留後，遇害。有《鳳鳴集》三十卷行於世。後又有名石欽若者，體效其筆，爲劉知俊判官，隨軒降蜀，不能謙退遠害，賓主爭露鋒穎，竟同誅之。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，宜其見忌而取禍也。許存初背荊州成中令降蜀，先主有意殺之，親吏柳修業勸其謙靜，每立大功而皆託疾，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。即彭城之舊寮，不若高陽之小吏矣。王超全集三十卷，今只見三卷。聞於盧卿宏也。

《北夢瑣言》七。

鄭準

1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。常欲比肩陳、阮，自集其所作爲三卷，號《劉表軍書》。雖有胸

襟，而辭體不雅。至祝朝貴書云：「中書令舍人曰『草麻』，通事舍人曰『奏可』。」又賀襄州趙令嗣襲，其書云：「不沐浴佩玉，而石祁兆；不登山取符，而無恤封。」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。鄰道之敬，其若是乎？應舉日詩卷，《題水牛》曰：「護犢橫身立，逢人揭尾跳。」朝士以爲大笑。《北夢瑣言》七。又《廣記》二六一引。《唐詩紀事》六一。

2 鄭準，不知何許人。性諒直，能爲文，長於賤奏。成汭鎮荆南，辟爲推官。汭嘗讐殺人，懼爲吏所捕，改姓郭氏，及爲荆南節度使，命準爲表，乞歸本姓。準援筆而成，其略云：「臣門非冠蓋，家本軍戎。親朋之內，盱眙爲人報怨；昆弟之間，點染無處求生。背故國以狐疑，望鄰封而鼠竄。名非霸越，乘舟難效於陶朱；志切投秦，出境遂稱於張祿。」又云「成爲本姓，郭乃冒稱。本避犯禁之辜，敢歸司寇；別族受封之典，誠愧諸侯。伏乞聖慈，許歸本姓」云云。其表甚爲朝廷所重。後因汭生辰，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，仍貺《初學記》一部，準忿然以爲不可，謂汭曰：「夫《初學記》蓋訓童之書爾，今敵國交聘，以此書爲貺，得非相輕之甚耶！宜書責讓。」汭不納。準自歎曰：「若然，見輕敵國，足彰幕府之無人也。參佐無狀，安可久？」遽請解職。汭怒其去，潛使人於途中殺之。《五代史補》一。

3 見貫休 2。

羅 袞

1 唐羅員外袞，成都臨邛人。應進士舉，文學優贍，操尚甚高，唐大順中策名，不歸故鄉。時屬喪亂，

朝廷多故，契闊兵難，備歷饑寒。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學士、吳侍郎，選書記一員，欲以桂陽應聘。外郎謂知己曰：「誓擁馬通衢，服弊布衣，以俟外朝。無復西歸，爲魯國東家丘也。」竟通朝籍，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。蜀人有志者，唯外郎乎！《北夢瑣言》五，《五總志》。

2 見羅隱 24。

溫憲

1 溫憲員外，庭筠子也。僖、昭之間，就試於有司，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也，以其父文多刺時，復傲毀朝士，抑而不錄。既不第，遂題一絕於崇慶寺壁。後滎陽公登大用，因國忌行香，見之憫然動容。暮歸宅，已除趙崇知舉，即召之，謂曰：「某頃主文衡，以溫憲庭筠之子，深怒嫉之。今日見一絕，令人惻然，幸勿遺也。」於是成名。詩曰：「十口溝隍待一身，半年千里絕音塵。鬢毛如雪心如死，猶作長安下第人。」《唐詩紀事》七〇。

2 見溫庭筠 18。

張蠓

1 張蠓，字象文，唐末登第，尉櫟陽。避亂入蜀，王蜀時，爲金堂令。徐后遊大慈寺，見壁間題云：「牆頭細雨垂纖草，水面回風聚落花。」問寺僧，僧以蠓對。乃賜霞光牋，令寫詩以進。蠓進二百首，衍善

之，召爲知制誥。宋光嗣以蠙輕忽傲物，遂止。卒於官。蠙生穎秀，幼有《單于臺》詩曰：「白日地中出，黃河天外來。」爲世所稱。《唐詩紀事》七〇。《郡齋讀書志》四中。《唐才子傳》一〇。

殷文圭

1 文圭，池州人，居九華，小字桂郎。苦學，所用墨池，底爲之穴。《唐詩紀事》六八。

2 殷文圭爲舉子時，嘗經大澤中，遇大雨震電，僕乘皆踣，文圭安詳如不聞。及至逆旅，從者怪之，試視文圭，兩耳皆有泥封塞云。後爲翰林學士。《江南餘載》下。《唐詩紀事》六八。

3 吳殷文圭舉進士，塗中遇一叟，目文圭久之，謂人曰：「向者一人，眉綠，拳必入口，神仙狀也。如學道，當沖虛；不爾，有大名於天下。」而文圭拳實入口，乾寧中擢第。《九國志》（《白孔六帖》三一）。《唐詩紀事》六八。《唐才子傳》一〇。

4 見吳游恭 1。

5 乾寧中，駕幸三峯。殷文圭者，攜梁王表薦及第，仍列於榜內。時楊令公行密鎮維揚，奄有宣浙，揚汴榛梗久矣。文圭家池州之青陽，辭親問道至行在，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，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，王乃上表薦之。文圭復擬飾非，徧投啓事於公卿間，略曰：「於菟獵食，非求尺璧之珍；鷄鷄避風，不望洪鐘之樂。」既擢第，由宋汴馳過。俄爲多言者所發，梁王大怒，亟遣追捕，已不及矣。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，常以文圭爲證，白馬之誅，靡不由此也。《唐摭言》九。《唐詩紀事》六八。《唐才子傳》一〇。

6 李德誠加司空，守臨川，殷文圭草麻。德誠濡毫之賂久而未至，以詩督之曰：「紫殿西頭月欲斜，曾草臨川上相麻。潤筆已曾關奏謝，更飛章句問張華。」時論少之。（南唐近事）《詩話總龜》前集「八引」。（唐詩紀事）六八。

翁承贊

1 天祐元年，翁承贊以右拾遺受詔，冊王審知爲瑯琊王，賜金紫以行，易其鄉名里號曰「文秀」、「光賢」、「書錦」。黃滔贈以詩，有「建水閩山無故事，長卿嚴助是前身」之語。梁開平四年，復爲閩王冊禮副使，滔復贈詩曰：「衣錦還鄉翻是客，迴車謁帝却爲歸。」（閩書）《五代詩話》六。（十國春秋）九五。

路德延

1 路德延，儋州巖相之猶子也。數歲能爲詩，居學舍中，嘗賦芭蕉詩曰：「一種靈苗異，天然體性虛。葉如斜界紙，心似倒抽書。」詩成，翌日傳於都。會儋州坐事誅，故德延久不能振。光化初，方就舉擢第。大有詩價，又爲《感舊》詩曰：「初騎竹馬詠芭蕉，嘗忝名卿誦滿朝。五字便容過絳帳，一枝尋許折丹霄。豈知流落萍蓬遠，不覺推遷歲月遙。國境永寧身未立，至今顏巷守簞瓢。」天祐中，授左拾遺。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，辟掌書記。友謙初頗禮待之，然德延性浮薄驕慢，動多忤物，友謙稍解體，德延乃作《孩兒詩》五十韻以刺友謙。友謙聞而大怒，有以掇禍，乃因醉沈之黃河。詩實佳作也。爾後雖繼有

和者，皆去德延遠矣。《廣記》一七五。《唐詩紀事》六三。

2 河中判官路德延，相國巖之姪，嶽之子。時謂才俊，擢進士第。西平王朱友謙幕寮，放恣凌傲，主公容之。友謙背梁，乞於晉陽，並使初至，禮遇方謹，路公筵上言語及之。友謙憂憤，因投德延於黃河，以紓禍也。先是紀綱之僕近判官入謁幕次，遂有請易舍之說，蓋義兄弟同處，不欲聞郎官穢談也。路子得非其人耶？《北夢瑣言》（《廣記》二六四）。

盧延讓

1 唐盧延讓業詩，二十五舉，方登一第。卷中有句云：「狐衝官道過，狗觸店門開。」租庸張溶親見此事，每稱賞之。又有「餓貓臨鼠穴，饞犬舐魚砧」之句，爲成中令訥見賞。又有「栗爆燒毬破，貓跳觸鼎翻」句，爲王先主建所賞。嘗謂人曰：「平生投謁公卿，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。」人聞而笑之。盧嘗有詩云：「不同文賦易，爲是者之乎。」後入翰林，閣筆而已。同列戲之曰：「不同文賦易，爲是者之乎。」竟以不稱職，數日而罷也。《北夢瑣言》七。又《廣記》二五二引。《古今詩話》（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四一）。《唐詩紀事》六五。

2 盧延讓業癖澀詩，吳翰林雖以賦卷擢第，然八面受敵，深知延讓之能。延讓始投贊，卷中有說詩一篇，斷句云：「因知文賦易，爲下者之乎。」子華笑曰：「上門惡罵來！」《唐摭言》二。《唐詩紀事》六五。

3 盧延讓，光化三年登第。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爲詩，詞意入癖，時人多笑之。吳翰林融爲侍御史，出官峽中，延讓時薄遊荆渚，貧無卷軸，未遑贊謁。會融表弟滕籍者，偶得延讓百篇，融覽，大奇之，曰：

「此無他，貴不尋常耳。」於是稱之於府主成訥。時故相張公職大租於是邦，常以延讓爲笑端，及融言之，咸爲改觀。由是大獲舉糧，延讓深所感激，然猶因循，竟未相面。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庭，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。光化戊午歲，來自襄南，融一見如舊相識，延讓嗚咽流涕，於是攘臂成之矣。《唐摭言》六。又《廣記》一八四引。

4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。昭宗光化中，放進士榜，得裴格等二十八人，以爲得人。會燕曲江，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，盧延讓在其間。後入蜀爲學士，既老，頗爲蜀人所易。延讓詩素平易近俳，乃作詩云：「莫欺零落殘牙齒，曾喫紅綾餅餤來。」王衍聞知，遂命供膳，亦以餅餤爲上品，以紅羅裹之。至今蜀人工爲餅餤，而紅羅裹其外，公廚大燕，設爲第一。《避暑錄話》下。《韻語陽秋》一九。

5 王蜀盧侍郎延讓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言語，時輩稱之爲高格。至如《送周太保赴浙西》云：「臂鷹健卒懸氍帽，騎馬佳人著畫衫。」又《寄友人》云：「每過私第邀看鶴，長著公裳送上驢。」此容易之甚矣。然於數篇見境尤妙，有《松門寺》云：「山寺取涼當夏夜，共僧蹲坐石階前。兩三條電欲爲雨，七八箇星猶在天。衣汗稍停牀上扇，茶香時潑澗中泉。通宵聽論蓮華義，不藉松窗半覺眠。」又《苦吟》云：「莫話詩中事，詩中難更無。吟安一箇字，撚斷數莖鬚。險覓天應悶，狂搜海亦枯。不同文賦易，爲著者之乎。」又《贈僧》云：「浮世浮華一段空，偶拋煩惱到蓮宮。高僧解語牙無水，老鶴能飛骨有風。野色吟餘生竹外，山陰坐久入池中。禪師莫問求名苦，滋味過於食夢蟲。」盧曾獻太祖卷，中有「栗爆燒氍破，貓跳觸鼎翻」。後太祖冬夜與潘樞密在內殿平章邊事，旋令宮人於火爐中煨栗子，俄有數栗爆出，燒損繡褥子。

時太祖多疑，常於爐中燒金鼎子，命徐妃二姊妹親侍茶湯而已。是夜，宮猫相戲，誤觸鼎翻，太祖良久曰：「栗爆燒毬破，猫跳觸鼎翻」。憶得盧延讓卷有此一聯，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。」來日遂有六行之拜。自給事拜工部。《鑒誠錄》五。《唐詩紀事》六五。

6 盧延讓詩淺近，人多笑之，惟吳融獨重其作，盛稱于時，且云：「此公不尋常，後必垂名。」延讓詩至今傳之，亦有絕好者。《宿東林》云：「兩三條電欲爲雨，七八箇星猶在天。」《旅舍言懷》云：「名紙毛生五門下，家僮骨立六街中。」《贈元上人》云：「高僧解語牙無水，老鶴能飛骨有風。」《蜀路》云：「雲間聞鐸驟馱去，雪裏殘骸虎拽來。」《懷江上》云：「餓猫臨鼠穴，饞犬舐魚砧。」《寄人》云：「吟成一箇字，捻斷數莖鬚。」又云：「樹上謔諷批頰鳥，窗間壁駁叩頭蟲。」余在翰林，嘗召對，上舉延讓詩云：「臂鷹健卒懸毬帽，騎馬佳人捲畫衫。」雖淺近，亦自成一體。《談苑》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八。《唐詩紀事》六五。

7 盧延讓《哭邊將》詩曰：「自是礮砂發，非干礮石傷。牒多身上職，益大背邊瘡。」人謂此是打脊詩也。《北夢瑣言》七。《古今詩話》《類說》五六。

韓定辭 馬彘

1 唐韓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，聘燕帥劉仁恭，舍於賓館，命試幕客馬彘延接。馬有詩贈韓曰：「燧林芳草綿綿思，盡日相攜陟麗譙。別後巉嵒山上望，羨君時復見王喬。」彘詩雖清秀，然意在微其學問。韓亦於座上酬之曰：「崇霞臺上神仙客，學辨癡龍藝最多。盛德好將銀筆述，麗詞堪與雪兒歌。」座內諸

賓靡不欽訝稱妙句，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。他日，或復持燕帥之命，答聘常山，亦命定辭接於公館。時有妓轉轉者，韓之所眷也，每當酒席，或頻目之。韓曰：「昔愛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，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，蓋以色可奉名人。但慮倡姬不勝賢者之顧，願垂一詠，俾得奉之。」或援筆，文不停綴，作轉轉之賦，其文甚美，咸欽其敏妙，遂傳於遠近。或從容問韓以雪兒、銀筆之事。韓曰：「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，好學著書，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。筆有三品，或以金銀雕飾，或用斑竹爲管，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，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，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。故湘東之譽，振於江表。雪兒者，李密之愛姬，能歌舞。每見賓僚文章，有奇麗入意者，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。」又問癡龍出自何處，定辭曰：「洛下有洞穴，曾有人誤墮於穴中，因行數里，漸見明曠。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，又見有大羊，羊髯有珠，人取而食之，不知何所。後出以問張華，曰：『此地仙九館也。大羊者，名曰癡龍耳。』」定辭復問或：「巵盎之山，當在何處？」或曰：「此隋郡之故事，何謙光而下問？」由是兩相悅服，結交而去。《北夢瑣言》《廣記》二〇〇。《百斛明珠》《詩話總龜》前集三〇。《唐詩紀事》七一。《君溪漁隱叢話》前集二四。

楊 夔

1 高士楊夔嘗著《冗書》三卷，馳名於士大夫間。唐末下第，優遊江左，鄭谷贈之詩曰：「三復兄書高且奇，不妨仍省百篇詩。江湖休灑東風淚，十字香於一桂枝。」《古今詩話》《詩話總龜》前集二七。